淮南格物说第二套功夫（诚意）之三——诚意慎独

1. 心斋、一庵对“意”的理解

从《大学》的八条目（格致诚正修齐治平）看，淮南格物说第一套功夫是格物、致知，第二套功夫是诚意，第三套功夫是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其中，诚意功夫是初学的重中之重。心斋说：“大学功夫，惟在诚意。”从上两讲亦可看出诚意功夫的重要（可以时时刻刻做，所谓可以“当饭吃”）。

这一讲，是第二套功夫的第三个面向，诚意慎独。说诚意功夫，可以泛指整个第二套功夫，包括一觉已除、肯认真乐、诚意慎独；也可以仅仅指本讲所说的功夫。名相概念，望读者明确其所指。

要学习诚意慎独的功夫，首先要知道泰州学派对于《大学》的“意”的理解。因为本书旨在指导实践，为了便于大家实践，本当梳理一下历代儒者对大学诚意的意怎么解释，在此我们省略不谈。以往读过宋明理学的学友们，也希望你们在理解泰州学派的“意”的时候，暂时不去联系朱子如何讲意，阳明如何讲意，蕺山如何讲意，以免穿凿。

泰州学派说的意，就是本体，就是贯穿宇宙的仁，就是生生不息的乾道。我们以前打过一个比方。仁体，就像一条地下河。每个人的人心，是这条地下河上打出的井口。地下水（仁），从这个井口上喷涌出来，这就是仁体（亦即生意）在每个人身心上发窍。生意在小孩身上发窍，他就孝顺父母。仁体在母牛身上发窍，它就舔犊情深。仁体在春天的小草上发窍他就欣欣向荣。仁体在冬天的大地上发窍，它就一片白茫茫的，存续生机。整个宇宙都在这个生意之中。这个生意是全体宇宙的“意志”，这个意志，是个比方，不是说宇宙他有思想，有意愿，而是说，整个宇宙的状态是不断生生的，在一气周流中生生不息的。同时，宇宙的生生，也就是世间万物一同之生生。这个“一同之生生”，不是说，大家都是小草，都是欣欣向荣。父慈子孝就是一同之生生。老人家就是希望小孩子快快成长，给小孩子以自己全部的生命智慧，仿佛是落叶给树根以养分，滋养新的小芽儿。

万物一同生生，就像是一辆骑行中的自行车。车轮上，有的点在往前进，有的点在往后退，但是整个车轮在往前走。自行车的脚踏板，一个在往前踩着，一个在往后倒着，但是整个脚踏板和车一同往前运行。

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对于野草来说，它那春风吹又生的“主意”便是生意之发窍，而这个生意是连着万物一体之仁的，是连着身心家国天下一身之大身体的；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。对于落花来说，它到了凋谢的时候，没有任何造作，只是日渐干枯，粘在花萼上，忽一整风，它便落到泥土上。这个落花的状态和怒放的状态都是生意流行的本然状态。这是最真的，没有一点人伪造作；这是最美的，花开花落，其情景不同，然其展现出宇宙生生之大美，则毫无差别；这是最善的，这是宇宙生生之仁，至善无恶。因此，无论是新草（生长）还是落花（收藏），其主意，都是仁，都是良知。

孟子那里，人不虑而知的是良知，这个良知不是人的作为，而是本自宇宙的一种先天特征。在阳明这里，良知一样不是个人的某种心理机制，而是万物存在的一种基本形式。恩师，陈立胜老师，曾经的一个观念深深启发了我——很多我们现在以为的拟人，其实是“拟天”。比如天雷震怒，这个看起来是用人的一种情感比拟天的一种气象。但我们从宇宙看，这个怒，是阳气鼎盛的一种状态，如鲜花怒放之怒。而人的怒（不是指所有怒，而是特指人的身心状态处于高涨的那一种。比如猎人用标枪怒掷野兽。），只不过是万物生意到达鼎盛状态（元亨利贞的亨）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。阳明先生说，草木瓦石皆有良知。并不是用人的一种心灵极致去比喻草木化石。而是，草木瓦石和人同此生生不息之一气。此生意，在人生上发窍为良知，在草木瓦石身上发窍为草木瓦石的存在形式。而且人和草木瓦石还是一体相关，分环勾连着的。草木张在那里，人不忍毁伤，看到别人毁伤会不愉快。人可以在一定程度，安排草木瓦石的分布。另一方面，草木瓦石也可以供人之需，可以做药材，可以盖房子……

综上所述，我们可以看出意的三个内涵：

万物一身之“生意”，此万物一体之仁；生意发窍于每一物之“主意”，此万物的良知，仁心；万物的仁心相互作用感应，也就成了一个“分环勾连的因缘整体”（海德格尔《存在与时间》中的概念），这个整体，也就是万物一身之生意。

这三个内涵，其实就是两个——生意，主意。

心斋：“《大学》功夫，惟在诚意，故诚意章前后，引诗道极详备：文王於缉熙敬止……止仁、止敬、止孝、止慈、止信，以至于没世不忘——止至善也！”

《大学》的功夫，就在诚意上。所以《大学》诚意这一章前后，反复引用《诗经》，十分详尽。《大学》诚意一章：“《诗》云：穆穆文王，於缉熙敬止！为人君止于仁，为人臣止于敬，为人子止于孝，为人父止于慈， 与国人交止于信。”这个止于至善，一直做到终身不忘（《大学》古本诚意一章说“前王不忘”、“民之不能忘”、“没世不忘”，都是说不要忘记诚意。诚意就是去止于至善！）

心斋的这个“诚意”，不是我心里怎么想，就怎么表现出来。这个意，不是常人的这个复杂的信所发出的意思，而是万物一身之大身体的这个生意，在人心的发窍。因此，这个生意发窍，必定是見父自然知孝，见兄自然知悌，必然是为人君止于仁，为人臣止于敬，为人子止于孝，为人父止于慈， 与国人交止于信。心斋的这个诚意，是由这个发窍的井口而诚此源源不断之活水。这个活水，同时连通着整个地下河。

淮南格物的第一套功夫是格度体验到身为天下国家之本，体会到万物之为一身（生意），与吾身为万物之本（主意）。这是事后的体验，是找感觉。而第二套功夫，则是安住于此身，是實實落落地让身心作为天下国家之本。这个功夫是当下功夫，时时刻刻去做，不间断去做。所以前王不忘去诚意（否则国家不能安定），民之不能忘此诚意（否则人生不能完满），没世不忘去诚意（否则天地不能变化，草木不能繁盛，终日是个常戚戚之小人而不得出头。）

读者须主意，本小节的标题是“心斋、一庵对‘意’的理解”，这里并不是在讲第二套功夫之三（诚意慎独），而是在讲整个第二套功夫，诚意功夫的这个意。具体的诚意慎独的功夫，将在后面的小结展开。

心斋对意的理解，被一庵阐述得十分明晰。

一庵：

1旧谓意者，心之所发，教人审几于念动之初。窃疑念既动矣，诚之奚及？

先儒旧说，意，是人心发出来的。旧说教人在念头刚刚动的最初时刻，去审查这个念头，去研磨这个细微的心灵时刻。我窃疑，念头既然已经动了，哪怕是刚刚动，它也是动了。人心是有私欲掺杂的，这个时候，念头一动，难免是善恶掺杂，这个时候去诚意，去让这个念头真诚，是不是已经来不及了？

一庵所说的旧说，这个意是人心所发。而泰州学派所说的意，首先是贯通万物一身之大身体的各个静脉血管的大生意，这个大生意在人心发窍。所以，常人的人心发出一个意念，这个意念，便不是心斋学所说的意。心斋诚意，是诚那个生意。比如上一讲，肯认真乐。那个真乐，是生意在人心自然的运行，而诚意，只是让它如实运行。这个时候，用阳明学的术语，心意知物都是至善无恶的。这时候是形而上的天道和形而下的人心的完全同一。诚意是诚这个意。

2盖自身之主宰而言，谓之心。自心之主宰而言，谓之意。

我们说的意，不是旧说的意。从吾身的主宰来说，这个主宰叫做心。从心的主宰来说，这个主宰叫做意。

这句话，很多人都不解，而这句却是了解泰州学派诚意功夫的关键。学者会疑惑：在旧说看来，意不是心之所发吗？说主宰，也应该是心主宰意啊，怎么可能是意主宰心呢？

这恰恰看出，泰州学派对意的理解，和通常的学说十分不同。这个意，首先是万物一身之生意。这个生意在每个人身上发窍，这就是本心了。（阳明先生说良知是“造化的精灵”，“生天生地，成鬼成帝”，这个意义上的良知也就是这个宇宙一体之大生意。）这个生意亘古不变，甚至没有人类，这个生意还在。这个生意落实到仁心，自自然然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。所以这个意，是心的主宰，心是身的主宰。我们常说的直心而行，就是这个生意直接贯彻身心的一些活动——一口气通到底。（放在心学的框架中，正是因为这一点，这个诚意，不但是纵贯心意知物的，而且横向的也包含了“为人君止于仁，为人臣止于敬，为人子止于孝，为人父止于慈， 与国人交止于信”，包含着止于至善，包含着身在宇宙中的至善的安顿。）

我上面的解释，是分析说，其实还不是很合适。如果准确翻译则是：天地间的生意（仁体），从这个生意（仁体）是身的主宰的角度看，这个生意（仁体）就是心。从这个生意（仁体）是心的主宰的角度看，这个生意（仁体）就是意。有前面的分析，如此直译便不难理解。

3心则虚灵而善应，意有定向而中涵。非谓心无主宰，赖意主宰之。自心虚灵之中，确然有主者，而名之曰意耳。

心，是虚灵的，外界有什么感，他就去应。有父来感，它便知孝。意，则是有个定向（生生，仁，至善），但这个定向不是外在的规范，而是内在于本体中的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，不是外在的规矩，而是天地间的生意一口气通到底，自然而然呈现出的纹理，也就是心斋说的天理即良知，良知即天理，也就是“文明”。

我们说意是心的主宰，不是说人的本心没有住在，需要有个外在的意作为主宰。（心本就是意在人身上的呈现方式，心就是意。）我们只是从心的虚灵善应之中，有个确实的主宰这个方面，指示出一个生意而已。

自明代以来，学界以泰州学派有情炽而荡的问题，认欲作理的问题，赤手搏龙蛇的问题，近于狂禅的问题。这是“人病”，而非“法病”。泰州教法，十分严密。

4大抵心之精神，无时不动，故其生机不息，妙应无方。然必有所以主宰乎其中而寂然不动者，所谓意也。犹俗言“主意”之意。

大致说来，人心的精神，没有一刻不在活动，所以生机不会停息，心巧妙地应对完事而无具体的限制。然而，心中一定有个主宰，而让此心寂然不动的东西，那就是意。就像俗话说的“主意”（例如“做事情不能三心二意，要拿个主意。”）的“意”。

这里是从人心上说，自下而上说。人心无时无刻不在活动，即便人心有很多私欲，人心常常麻木不仁，但是生机不也会间断的。一个小偷小摸的人，突然看到一个小孩要掉进井里，心里也会“咯噔”一下，有怵惕恻隐。在麻木的人，良知也是藕断丝连的在他心中。只要人心在活动，生机就不会停息，只要生机在作用，那自能妙应无方。（《易》曰：“乾无方而易无体。”生机，就是乾道变化，就是生生不息的气机。乾无方便是生机不息，妙应无方。）

然而，一定有个东西，主宰这个无时无刻不在活动的心，那个住在一定是寂然不动的。那个住在就是贯穿宇宙的生意。有这个主宰做主，人就拿定了主意。老百姓面对一些道德抉择，常说，你摸摸自己的胸口，摸着良心，就知道怎么做，就有了主意。

也可以从意上说，自上而下说。天地间的生意，在人生上发窍，主宰着人的生命。在人看来，这个生意就是主意。

5盖意字从心从立，中间象形太极，圈中一点，以主宰乎其间，不著四边，不赖倚靠。

汉子“意”，由三个部分构成，下面是个心，上面是个立，中间是个“曰”字。中间这个字就像是太极，字形是圈圈中一个点。这个太极，也就是万物一体之生生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，就是不停流转的太极。这个像太极的“曰”字，就在“意”字的正中间，上面不连着“立”字，下面不连着“心”字，这个太极，不著四边，不赖依靠。

心斋这样解释，生意和主意二者的关系就很明确了。宇宙之大生意，是绝对而永恒的存在，人心是这个大生意的发窍。因为有这个发窍，人在世上就有了主意，有了主张。这个主意，也就是阳明所说的良知。这个主意，根于性天，魑魅魍魉瞒他不得。人的主意，人的良知，是人生命的主宰，人于此树立，在此站稳脚跟，也就是立于心（“立”字加“心”字）。人也就拿定了主意。

看这个“意”字，先看中间的太极，这就是生意。再看这个太极在人心的发窍，生意发窍为人心，这边是人的本心。这个本心就是人心道心合一的心体。整个“意”字，也就是主意，良知。

6人心所以能应万变而不失者，只缘立得这主宰于心上，自能下虑而知。不然，孰主张是，孰纲维是？圣狂之所分，只争这主宰诚不诚耳。

人的心之所以能在日用酬酢之中，应对万变，不失主张，只因为人心站立在这个大生意（大主宰）上，这个大生意大主宰自然能贯通人心，因对人世中的各种变化。（所谓“一口气通到底”）。如果人心没有稳稳站立在大生意这个地基上，什么东西能主宰这个心呢？什么东西能做这个心的纲维经纬呢？（有了这个纲维，万物始能各一其性，君子始能素其位而行，不愿乎其外。）圣人和狂徒的分别，只是这个主宰（大生意）真不真。（淮南格物第一套功夫，辨志立志，就是真实体会这个大生意，这个主宰——看准自己的生命动机是大生意上来，还是其他地方来。看准就可以了，如果不是从大生意上来也没关系，只要不自以为是就好了。而淮南格物第二套功夫，则是当下要把这个大生意“一口气通到底”。）

愚按：从心斋先生在世时到今天，太多人误解泰州学派，斥为狂徒，背离名教。这个丙申年末，距离心斋在东淘精舍开讲的那一年（也是丙申年）整整八个甲子。我们现在要破除这个对泰州学派的成见，并且接上这个圣贤传下来的真血脉。

7若以意为心之发动，情念一动便属流行，而曰“及其乍动未显之初，用功防慎”，则恐恍惚之际，物化神驰，虽有敏者，莫措其手。圣门诚意之学，先天简易之诀，安有作此用哉？

如果把《大学》诚意的意字解释成心中所发动的，那么情念一动都是意的流行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说：“在意刚要动，但是还没有完全动，所谓将动未动的刹那见，在这个时候做功夫，去防范意往不好的方向动。”恐怕这么做，在意念乍动的瞬间，外物在变化，精神在飞驰，一念三千啊，就算对内心世界再灵敏的人，都难以下手。儒门《大学》中的诚意之学，是先天的学问（不是人创造出来的，这学问本在天地间，人只是将它揭示出来而已。），也是简易的学问（愚夫愚妇，告诉他，他也能知，能行。），《大学》的诚意，怎么会是这么用功的呢？（即省察克治于念头将动而未动之时）。

8或曰：意犹主意，不与志相类乎？

曰：意略在前，主意立，而后志向趋定矣。

学生对一庵先生关于“意”的解释提出疑问：“您说意就像俗话所说的主意的意，这么一来，意和志不是相似吗？”

一庵说：“和志相比，意稍微在前一点。主意立定之后，志向慢慢趋近于定。”

淮南格物第一套功夫的第三点，辨志，是要在一件事情过后一段时间，在机缘合适的时候，回想这件事的动机，这个动机是从本体上来的，发自仁心呢？还是发自自己的私欲安排？

人的仁心，也就是良知，它是人的主意，这个主意是从万物一体之大生意上来的。主意是人心的主宰，人心有了主宰，就有了定向。

这么看来，主意和志是分不开的，非要区分，则主意略在前，志略在后。

第一套功夫的第三点，还有一个是立志。立志，就是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候，有意识的，给自己打个气，让自己的志向直接根植到生生本体上，也就是让生生本体短暂地贯彻自己，自己的一举一动便都从本体上出。这里的立志，只是一时的，很快就不能坚持，因为心量没到这个地步，养气没到这个地步。就像是卖化妆品的，总有个体验装。以前许多圣贤立了真志，而第一套功夫第三点，就是试用一下体验装，体会一下身心家国天下一身是怎样的感受。

在立志功夫的短暂时间里，人可以感受到1宇宙大生意，2到人心的主意，3到和主意结合在一起的人言行的定向，4到自己动作言行全在此定向之中，所有这些一气贯通，一口气通到底。这个感受，也是格度体验身心家国天下为一身，而吾身为家国天下之本。

第二套功夫，则是当下的，真实地把人的言行安住于身心家国天下一身的大生意上。所以可以说，两套功夫都是意上用功，一个是体验意，一个是安住于意。但是它确确实实是两套功夫（我们下一讲将仔细梳理心斋对淮南格物功夫次第的辨析。）

9然篇首，定而后能静，定字本应诚意。注云“志，有定向”，亦是说主宰定也。志与意岂相远哉！

然而大学开篇不久说“定而后能静”，这个定字本是对应着诚意来说的。注释说，志的意思就是“有定向”，也是说有个主宰（主意）。志和意，二者的意思相差并不远。

10诚意谓之毋自欺，谓不自欺良知也。如恶恶臭，如好好色，形状出良知之不自欺者，而指之以示人耳。

《大学》中说：“所谓诚其意者，毋自欺也，如恶恶臭，如好好色，此之谓自慊。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”

说诚意是“毋自欺”，指的是不自欺自己的良知。“如恶恶臭，如好好色”，这句经文是形容出良知不自欺的状态，把这个状态指示给学者。

阳明说致良知，须知，致良知也是我的良知去致良知。不是有个良知的概念，然后奔着那个概念去。这养，致良知就是成圣成贤的私欲去致良知，这样致良知是人伪，越致就离良知本体越远。此处说不自欺，不自欺骗，也是要良知不去欺骗自己。什么是自欺呢？比如你打麻将输了钱，回到家，冲孩子一通发火，说孩子这里也不好，那里也不好。这时候，你心里会时不时的有一丁点不对劲的感觉，这就是良知自己知道你当下的行为不是真的为了孩子好，而是掺杂了太多自己的私欲。可是，你刚有一点点不对劲的感觉，立马生出矜持心，认为自己完全是为了孩子，把良知遮盖住。于是你继续理直气壮地教育孩子。这个时候，孩子往往不能接受你的训导，而且很容易意识到你这样很大程度是输了钱，导致情绪急躁。所谓良知不自欺，只是良知时时出现，你不要自欺自瞒它，就让它发挥作用。所谓良知自欺，只是良知时时出现，你又时时当它只是多虑，遮掩它，忽略他，自欺欺人，硬着头皮，就当良知没有出来提醒过你。

阳明“形状出良知之不自欺”，则说，知道饥饿就已经是饿着了，知道寒冷，就已经在受寒。《大学》诚意章“形状出良知之不自欺”，则说，人喜欢好的色相，就已经在喜好着了，人厌恶恶心的气味，就已经在恶心着了。曾子的《大学》也好，阳明的《传习录》也好，都是在把这个通透的，“一口气通到底”的良知指示给学者看。

11盖谓不欺之形状正如人之恶恶臭与好好色，一出于自然之良知，而无一毫作伪之私杂于其念，此便是自己慊足底真功夫，而非有所待于多也。

“如恶恶臭，如好好色”是说良知不自欺的状态，就像人厌恶恶臭和喜好好的色相一样，都是出自自然而然的良知，而没有一点人为的安排做作（也就是私欲）夹杂在念虑中。这边是自己自足（这个自，指的是良知）的真功夫（这是在解释《大学》“此之谓自慊”）。只需要良知本体，不能有别的更多的东西了。

第二套功夫的第一点，一觉已除，一觉是良知自觉，直下安立于一觉之上，没有别的伎俩。一觉是良知一觉，接下来应事，也是这个良知应事。如果一觉不对劲，赶紧借助其他手段，拜托目前处境，这就是“作伪之私杂于其念”这个就是觉得良知还不够，良知不够，私欲来凑，这就是不能“自己慊足”，这就是“有待于多”。

第二套功夫的第二点，肯认真乐。如果真乐的同时，留恋这个真乐，赶紧去把这个真乐保存下来。写书法，写道精妙之处，这是真乐，而此事立马想要把这个状态保持住，患得患失，生怕这个状态转瞬即逝，这个就是真乐之外别作安排，这里“作伪之私杂于其念”太多，比如成为书法家的私欲，急于求成的私欲，期待别人知道自己多厉害的私欲……这么些私欲上来，这个真乐很快就没了。琴方得意常悬壁，笔到妙处常搁笔。古人说，两句三年得，一吟双泪流。吟到妙处，流泪即可，无须再吟。借着那个感觉，再吟，固然有些时候胜过平时，但终究对人生无益。笔落惊风雨，落笔便只去被风雨所惊；诗成泣鬼神，成了只去与鬼神同泣。此是鸢飞鱼跃，运行无碍之本体。

真乐也好，一觉也好，都是真体，本体，泰州学派称之为“独”。慎独，就是要敬慎此独体，不掺杂意思人欲，如此，则此独体运行无碍。淮南格物第三套功夫便是从这个角度阐发诚意。（第一套功夫，三点，都是格物致知，格知身本。第二套功夫，三点，都是当下安住于身本。每一套功夫，都是从不同角度描述同一个功夫，这个概念上分析不出来，只要去实践，实下手做，就知道每一套各自只是一个功夫。）

1. 诚意慎独的功夫

心斋《答刘子中》：

1只在简易慎独上用功，当行而行，当止而止，此是集义。即此充实将去，则仰不愧，俯不怍，故浩然之气塞乎两间，又何遇境摇动，闲思妄念之有哉？

良知本体，何其简单！如恶恶臭，如好好色。良知发用，你不要硬着头皮，昧着良知，不去造作，这就是简易的功夫。这个本体，就是独体，要以一颗十分灵敏的心对待此独体。这个独体发用，遇到一件事情，当行动就行动，当停止就停止，事事都如此。这就是孟子说的“集义”。

这个十分灵敏的心，也是良知本有，也是真乐本有。上一讲，我们从定静安虑得的角度谈这个真乐。这个真乐一定是虑的，一定是十分精明，精义入神，知几先见，士止久速，变通趋时的。这个慎独的慎，也是独体自己去慎。这个独体就是仁体、心体、意（生意—主意）、良知……

将这个简易慎独做下去，让这个本体运行下去，这就是在扩充心体，就是在养气。久而久之，则近于“仰不愧于天，俯不怍于地”，对得起天地覆载、万物供拥、父母养育。如此，则浩然之气充满你的天地，充满你的大身（身心家国天下）和小身，如此则满腔字都是恻隐之心，方寸中充满沛然生机。如此，则没有任何外境可以动摇本心，没有任何闲思妄念会存在。（境无内外之分，俱在一体之仁中；念无真妄之别，皆是本体之如如呈现。）

2此孟子集义所生，“四十不动心”者也。若只要遇境不动摇，无闲思妄念，便是告子不集义，“先我不动心”者也。毫厘之差，不可不辨。

上面所说，当下让本体流行，慎此独体，有一刻之直心而行，就有一刻之积，有一事之直心而行，就有一义之集。这就是孟子说的“集义”。集义，则本体日间充盈，到了四十岁则不动心。（这是解释《孟子》“四十不动心”之说）如果只是想着遇到外境不动摇，没有私心杂念，就是告子的做法，不去集义，只去强行克制，这就是告子比孟子先不动心（这是解释《孟子》经文中的“先我不动心”），这个不动心就是气魄支撑，概念支持，恰恰是孟子要打破告子的，也是淮南格物要打破俗儒的。这里面，失之毫厘，谬以千里，不能不辨析清楚。

诚意慎独功夫，只在不造作安排。常人每每造作安排。学习心学的学友，这一点常常比普通人更加严重。我们人的这个造作安排的心，就像是一群蝗虫，而独体，则如一株鲜嫩的小芽儿。《需卦》九三爻小象说“自我致寇，敬慎不败”，这个蝗虫，不是本体上的，而是我自己私欲上来的，是自我的安排造作而来的。我们敬慎独体，则自己的安排造作凑波不上，干扰不要独体的流通，独体则如植物一样生长而不衰败。蝗虫就伤不了本体这个小嫩芽。等到这个小嫩芽长成成株，则自我而来的贼寇，更加伤害不了本体了。阳明说，破山中贼易，破心中贼难。而人的矜持、造作、安排之私，是隐藏得十分好的贼寇，甚至让你觉得它是“自己人”。（山中贼就是贼，击之则可；心中贼，则会和你打谍战）。

独体本自敬慎，安住于此，便不会败。

一庵：

1诚意功夫在慎独。独即意之别名，慎则诚之用力者耳。

诚意的功夫就在慎独上做。独就是意的另一个名称。

意就是生意，宇宙本体，它发窍于人心就是主意。独体就是宇宙简易本体，《易》：“乾以易知，坤以简能。”“易则易知，简则易从。”乾，知掌万物，只是一阴一阳，春夏秋冬，十分简易。因为简易，知掌起来就十分容易。坤，化育万物，只是阴则收敛，阳则发散，春夏秋冬来感，便生长收藏去应，十分简单。因为简单，则顺从乾道就很轻易。这就是独体。独体发窍于人心，便是诚，是慎。诚意诚此意，慎独慎此独。

意就是独。生意是宇宙运行的明白简易（明白者，日月就在天上，日月相推，明明白白。），主意就是人心的简易，不作伪，没有任何私欲安排，简易直行（直心而行）。  
（宇宙之意）生意——（真我之意）主意

（宇宙之独）独体——（真我之独）直行

2意是心之主宰。以其寂然不动之处，单单有个不虑而知之灵体，自作主张，自裁生化，故举而名之曰独。少间搀以见闻才识之能，情感利害之便，则是有所商量倚靠，不得谓之独矣。

意（生意—主意）是人心的主宰。意是寂然不动的（生意流行，在人的此世则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，各有其位，确凿无疑。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，川水在留，而这个不舍昼夜的本体则是亘古不变的。）这个意，自作人心的主张，不用人去安排，自己裁成万物，化育万物（在人则是安顿成就各自的人生），因为这个自作、自裁（独自），所以用“独”字来指代这个本体。

只要稍稍搀杂一点人的所见、所闻、才智、认识这些能事，只要稍稍在独体之外去方便自己的情感、利害之心（比如教训孩子的时候，固然为了引导孩子，同时也方便了自己抒发工作中的不慢和积累下来的暴躁，有这个“情感利害之便”，就不是独体了。），那就是有了人为的商量（独体不商量，不讨价还价，白沙所谓“色色还其本来”），那就是有了认为的依靠（独体自给自足，此之谓“自慊”，不需假借外力）。有商量，有依靠，都不得叫做“独”。

3世云“独知”，此中固离知不得。然谓此个独处，自然有知，则可；谓独我自知而人不及知，则独字虚而知字实，恐非圣贤立言之精义也。

《大学》诚意章说“故君子必慎其独也”，这个独，现在的儒者说是“独知”。这个慎独，固然离不开知（这个独体也就是良知，良知能知念虑之所发之是非）。但是你说这个独体，自然有个知，念头出来了，是独体上来的，它自知道是，不是独体上来的，它自知道非。但是，如果说这个独知，是独有我知道，别人不能知道，那么独知儿子，独字就虚了，知字就实了，独字只是来形容知字的。这样的独知，恐怕不是圣贤写作《大学》诚意一章的精深意义了！

一庵说这个独知，是简易独体自能知，独是主语，知是谓语；而人所不知而我独知之，独则是一个状语——来形状这个知的。（一庵给“独”字画了一个着重号，立了一个“独体”，明代儒学的殿軍人物，蕺山先生，便由这个独体，引出一宏伟理论。此堪为明代儒学的一个大手笔！）

4知诚意之为慎独，则知用力于念动之后者，悉无及矣。故独在《中庸》谓之不睹不闻，慎在《中庸》谓之戒慎恐惧。故慎本严敬而不懈怠之谓，非察私而防欲者也。

知道了《大学》里面的诚意就是慎独，那么就知道在念头发出来之后再用力克制，就来不及了。所以诚意章的“故君子必慎其独也”，这个“独”，就是《中庸》里面的“不睹不闻”，这个“慎”，就是《中庸》里的“戒慎恐惧”。所以慎本来的意思是庄严敬重而不懈怠（独体流行，我们只是庄严敬重地任它流行，不能把私欲搀杂近来，妨碍独体。我们不懈怠，不能放过私欲。人本来面貌就是独体流行，只是习惯了私欲搀杂，原本简易的独体，反而觉得陌生了，一懈怠，就离开独体，转入造作的状态），不是说要察识私欲并且在私欲出来的时候克制防范它。（对戒慎恐惧、不睹不闻的详细解释，请看此长段的第八点。）

5“慎独”注云：“谨之于此，以审其几。”后儒因欲审查心中几动，辨起善恶而克遏之。如此用功，真难凑泊。

经文“慎独”二字的注解说：“在这个地方谨慎，以审查其中的细微之处。”后世儒者根据这个注释，想要审查心中的念虑动的时候，那个细微之处（将动未动之时），并且克制、遏制它。这么做功夫，真是很难做。这里面一念三千，常人很难抓住那个几。

淮南格物第一套功夫，辨志，一定是事后功夫。而且时候发现念动有恶，也不是要悔改，只要知道就行了。原因就在这里。即便是事后，审查念虑的动机是否发自仁体，都不能在这个审查之后做任何举动。更何况当下功夫。如果是当下，更加不能在意念流动的过程中，去审查，去克制。这会造成巨大心火，损害性命。

这里说的“真难凑泊”，意思是后儒理解的功夫，和人的生命状态不契合。这个理论，和生命实践不能合到一起。这个合不到一起，还算好的，这样读书不过是浪费时间。如果明明合不到一起，还捕风捉影地做这个克制省察的功夫，就会造成很大的心火，这就很麻烦了！罗子见山农之前，就是如此。山农即帮罗子去心火。

6《易·大传》曰：“君子上交不谄，下交不渎，其知几乎？几者动之微，吉之先见者也。（按：原文当作：吉凶之先见者也。）”则“几”字是在交际事几上见，非心体上有几动也。心体上几动，则是动于念。杨慈湖所以谓之起意，而非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所谓独也。

《易·大传》说：“君子和在上位的人交往没有谄媚，和在下位的人交往没有亵渎不恭，这就是知几！几，就是视听言动中的细微的方面，在这些细微方面，可以看到事情是往吉的方面走还是凶的方面走。”（比如，一个人非礼勿视、非礼勿听、非礼勿言、非礼勿动，这个人做事情合于天道，自然就是吉利的。《易》：自天佑之，吉无不利。合于天道，则上天自然保佑他，他便万事大吉，无往不利。这个“四勿”，都能在人的一言一行中看出来。）可以看出，周易里的几，是在人际交通，具体的事为上看出来的，并不是说心体上有细微的变动。心体本是如如不动的，如果心体上还有什么变动，那就是念头在动，这个就是杨慈湖说的起意。人不起意，不造作，那就是生意流行；起意，那就偏离了本体，就是私意做主宰，不是生意做主宰。这个起意，就不是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说的“独”了。

7《大传》又曰：“夫易，圣人所以极深而研几者也。”朱子解云：“所以极深者，至精也；所以研几者，至变也。”以“变”释“几”，非事几乎？后儒因又谓：“于心几动处省检而精察之。”以是为言，谬亦甚矣！

《易·大传》又说：“这《易》，圣人是用以极其深入地来‘研几’的东西。”朱子解释说：“之所以极其深入，是因为《易》探讨的东西是最最精微的；之所以说‘研几’，是因为《易》探讨的东西是穷尽世间变化的。”朱子用“变”来解释“几”，不正是说，这个几是事几吗？（而不是心上意念的细微活动。）朱子的后学根据朱子的解释，说：“在心细微活动的地方审查检点，精明细致地考察这个变化。”这么立言，谬误太大！

（一庵此说，有调和朱子学和阳明学之效果。）

8不睹不闻，非是说目未睹色，耳未闻声之时。乃心性中涵，寂然不动，目不可得而睹，耳不可得而闻之本体也。故曰：“所不睹”、“所不闻”。二“所”字当玩！不睹不闻即所谓独，而慎即戒慎恐惧之总名也。

《中庸》：“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惧乎其所不闻。莫见乎隐，莫显乎微。故君子慎其独也。”

这里，不睹不闻，不是像后儒解释的那样，眼睛还没有看到颜色，耳朵还没有听到声音之前的刹那（也就是念头将动未动之初）。这个不睹不闻是在描述心性中本有之内涵（也就是独体），是寂然不动的东西。这个寂然不动的，心性本有的独体，眼睛看不到它，耳朵听不到它。（同时，在最隐微的地方也看不到它，它是最隐微的；在最明显的地方他都在在呈现者，它是最明显的。这就是“莫现乎隐，莫显乎微”。这也就是中庸所说的道“费而隐”、“极广大而尽精微”。）不睹不闻说的就是这个不可以声色形象去把捉的本体（独体）。所以《中庸》经文说：“眼睛所看不到的”、“耳朵所听不到的”，这两个“所”字值得深深玩味！看准这个所，就知道，不睹不闻说的是独，而戒慎恐惧，总而言之就是慎独的慎。所以经文接着说“故君子慎其独也。”

一庵这个解释，言下之意，按照后儒的解释，经文的表达应该是：是故君子戒慎乎其不睹，恐惧乎其不闻。君子在他还没有看的时候要戒慎，在他还没有听的时候要恐惧。而不是：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惧乎其所不闻。君子在他所无法看到的无法听到的东西（独体）上，要戒慎恐惧（慎）。

9未发之中，亦不睹不闻底事物。《中庸》本言“喜怒哀乐之未发”，非曰“喜怒哀乐未发之时”。

《中庸》里的未发之中，说的也不是念头将动未动之初，不然中庸就会说“喜怒哀乐未发之时之谓中”了，而不会说“喜怒哀乐之未发之谓中”。

10盖谓心之生机，无时不发。当其发喜、发怒、发哀、发乐之际，皆必有未尝发者以主宰乎其发，故能发而皆中节也。不然只是乱发，岂复有中节之和哉？故养其未发之中，亦慎独功夫也。

生意下贯人心，生意便成了主意。生意发窍，则生机不断，无时无刻不在喷涌。当心发出喜怒哀乐的时候，一定是由主宰发出的。那个主宰就是生意，人有主宰，就是拿定主意。程子说：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，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。即此也。这就是：天地之常，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；圣人之常，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。天地的恒常，就是天地没有造作，只有一颗生物之心，天地普泽万物而没有私心；圣人的恒常，在于他应对万事的时候，当喜则喜，当怒则怒，没有私情造作。这就是《中庸》说的未发之中，中节之和。未发之中，就是独体，就是生意，中节之和，就是这个生意“一口气通到底”，万事万物各得其所。

如果没有这个生意（独体）做主宰，人情发动，只是乱发（自其私欲、气质之偏而发），怎么会有中节之和呢？所以存养这个未发之中，也是慎独的功夫啊。（这就是上一讲提到的“执中之学”）

一庵：

1察私防欲，圣门从来无此教法，而先儒莫不从此进修，只缘解克己为克去己私，遂漫衍分疏而有去人欲、遏邪念、绝私意、审恶几以及省防察检纷纷之说。而学者用功始不胜其繁且难矣。

在事情发生的当下同时去检察私心防范欲求，儒门从来没有这个教法。然而，先儒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从这个方面进学修行，只是因为把论语“克己复礼”的克己解释成了可去自己的私欲，接下来就漫然衍生出各种功夫方法——去人欲、遏邪念、绝私意、审恶几、省防察检，这些功夫纷繁复杂，学者做功夫才开始力不从心，既繁复又困难。

2然而夫子所谓克己，本即“为仁由己”之己，即谓身也，而非身之私欲也。

然而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的这个己，是《论语》“为仁由己”的己，求仁，是从自己身上求，不从别人身上求。这个己，就是己身，也就是淮南格物所说的，身心家国天下是一个大身，而这个大身的根本在己身，我们求仁要从己身求去。克己复礼的己不是指身上的私欲。（这个和阳明先生的解释一致。）

3克者力胜之辞，谓自胜也。有敬慎修治而不懈怠之意。《易》所谓自强不息是也。一息有懈，则欿然而馁矣。

克己复礼的克，是勉力自胜的意思，是让己身挺立起来，让本心、让良知挺立起来。（如克明峻德，就是能明峻德。克己就是能己，挺立自己。）这个克字有庄敬，慎重地修身自治，不懈怠。独体流行，便實實落落流行，不让私欲乘虚而入。《易》乾卦说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天是不停运转的，日月相推，一点懈怠都没有。人本是如天之运行，自强不息。但是人常常由于后天习染，常常懈怠，一懈怠，独体便被遮蔽。从宇宙下贯到我们的一言一行中的这个生意就陷溺了，气馁了。各种人欲安排接踵而至。

4夫天，阳也，刚也。《易》之乾卦著阳刚之德也，故乾以自强言之示天下以法天之学也。告颜子而以克己言之，示颜子以体乾之道也。

天，是阳，是刚。孔子在《易》的乾卦中指点出阳刚之德，用自强不息，来给天下人解释法天之学（效法天的学问）。孔子又告诉颜子挺立己身，给颜子指示出体会乾道的办法。

戒慎恐惧于不睹不聞，慎独，自强不息，都是在指点出一个不懈怠。独体流行，本是不懈怠的。放在第二套功夫中。比如一觉已除，一觉已经是良知做主宰了，这个时候私欲造作，旋即离开本体。人本是不懈怠的，不懈怠是本来状态，而人一懈怠，各种各样的理由借口就出来了，一觉之后，立刻回到他私欲的避风港。这就是懈怠。

我的一位亲人，血糖很高，平时，他的妻子让他管好自己嘴巴，不能乱吃，他也能接受。他也不想身体越来越差，最后对自己对家人都造成巨大的负担。可是，在他有的时候，饿得要命，馋得要命的时候，这就可怕了。他就给自己找一堆理由，觉得自己吃一点根本没有关系。其实他言辞之中已经觉得有些不对劲了，可是他硬着头皮，瞒过这个不对劲。躲到了私欲的避风港。

人本身是不懈怠的，因为积习，有了懈怠。有了懈怠的时候，私欲一觉已除，旋即又生私欲。人便不得在生生不息的本体上站立。

这个不懈怠，放在第二套功夫中。比如肯认真乐。这位患糖尿病的病人，他已经一个星期都把饮食控制得很好了，他很快乐！但是他却没有对这个快乐的肯认。他总觉得，我一个星期表现得这么好，是不是可以稍稍放松一下，小小地吃一点甜食？他对这快乐没有肯认，他不知道最大的快乐就是目前的这个合于天道的，也让所有家人都喜欢的生活状态。他不觉得这个很好的生活状态有多好，多值得他高兴。总觉得偷吃才是好的，让他高兴的。所以他不能安住于此，时时想着偷吃——人在曹营心在汉，偏偏却是曹营将！结果，病情越来越差，让家人越发伤心。

淮南格物第二套功夫的第三点，诚意慎独，就是要敬慎此真体，不懈怠。在一觉已除的时候，不懈怠，安住于此；在肯认真乐的时候，不懈怠，安住于此。这个不懈怠完全是人人都有的能力——非不能也，不为也。

一觉已除和肯认真乐，是从正面说安住；诚意慎独是从反面说不能不安住。在我们一觉之后，有点懈怠不安住的时候，一想诚意慎独，那个安住于此的心便如磐石，坚固不移动。刚开始做功夫，这个敬慎的心，时时提起。但久而久之，敬慎变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——这个敬慎本来就是真乐本体的一个面向，不敬慎，那个乐往往失之于狂荡，不是真真的发自宇宙生意的大快乐。

一庵：

1克己亦修己以敬，盖“敬”字本是对“怠”字而言。丹书所谓“敬胜怠者吉，怠胜敬者灭”是也。程子解：“主一之谓敬，无适之谓一。”朱子合而言之曰：“敬者，主一无适之谓也。”此皆难明。

克己的意思也就是孔子说的“修己以敬”。敬字本来是和怠字相对的。道家丹书中“恭敬胜过怠惰就会吉利，怠惰胜过恭敬就会灭亡”也就是这么用“敬”字的。程子解敬字说：“心中只是集中于一上面，就是敬。不去分心于其余，就是一。”朱子把程子的话合并了一下：“敬，就是心中主于一而不分心于其余的意思。”这都是晦涩难明的说法。

2某尝更之云：不怠之谓敬。

我曾更改了一下程、朱的说法：不懈怠就叫做敬。

3观程子言：“心懈则有防。心苟不懈，何防之有。”是即敬之谓也。而克己之非去私益明矣。

看程子说：“心有懈怠就有防范私欲的必要。如果心没有懈怠，还有什么防患的必要呢？”这就是说敬啊。

愚按：程子《识仁篇》“识得此体（仁体，也就是一庵说的独体），以诚敬存之而已（就是一庵说的存养此独，也就是让此独体简易直行不去干预它），不须穷索，不待防检。”

从这里看，克己是挺立己身，自胜自强，而不是去除私欲，更加明白无疑了。

一庵：

上蔡云：“克己须从性偏难克处克将去，故以数十年去一矜字。”苦费多少功夫。若孔子之告颜渊，此心才一敬胜，便百度都归天，则真是太阳一出而魑魅魍魉潜消也。

上蔡先生说：“克去私欲必须从心性偏颇难以克制的地方去克制下去。所以我用了几十年功夫去除了一个矜持心。”这样苦苦费却了多少生命啊！像孔子告诉颜渊克己复礼（挺立己身），则这颗心才一敬慎，才不懈怠，各种私欲都没法进入心中，所有东西都消弭。就像太阳一出来，魑魅魍魉都消弭了。

上蔡先生几十年克制矜持心，是多么笃实有毅力，绝非常人所能。罗子那样的天子，尚且因此身患重病，差点去世。后山农点破，功夫始变得明朗开阔。泰东书院的学友，多是普通的老百姓，他们进入书院以前，许多已经业余做功夫，做克除私欲的功夫，十分凄苦，成了人生很大的负担。不但对自己帮助不大，还让家庭关系变得紧张，以至于家人反感儒学了。泰州学派的功夫，只去养本体，不在细枝末节上克制，是一条从愚夫愚妇做到圣贤的大路。

一庵：

1学求简易，古今名言，世多不识简易宗源，只作草率疏略看。

学习，就是求个简易，这个是古今相传的名言。世上的人大多不知道“简易”思想的源头，只是将它看作草率疏忽粗略。

2夫乾确然健动，故易。坤，隤然顺静，故简。

《易经》说，乾，确然示人以易；坤，隤然示人以简。

天的变化明明白白，昼夜交替，四是变迁，很明确。明明白白的，清晰无误地昭示给人。所以乾知掌万物才很容易。

大地，春深夏长秋收冬藏，十分柔顺，所以遵从乾道也很简单。坤就是给世人昭示这个简。

《易经》说，乾以易知，坤以简能。

天就是靠这个易知掌照看万物，坤就是靠这个简，成就了万物。

《易经》说，易则易知，简则易从。

天知掌万物以易，则知掌得就很容易。——天何言哉，四时行焉百物生焉。大地顺从这个掌管以简，那么大地顺从天也就顺从得很容易。

3吾人日用间，只据见在良知，爽然应答，不作滞泥，不生迟疑，方是健动而谓之易。中间又只物各付物，不加一点安排意见，不费一毫劳攘工夫，方是顺静而谓之简。

吾人日常生活中，只依据现现成成的良知，直率应对，不滞涩不拖泥带水，不生迟疑，这就是健行而动，这就是乾的“易”。一觉已除、肯认真乐，都有这个易。（一觉是良知一觉、肯认也是良知肯认。）

在这行为之中，当喜则喜，当怒则怒，外物如何感，我就如何应，情顺万物而无情，心普万物而无心，不加一点自己的安排和意见，不费一点自己劳攘的工夫，这就是困的柔顺，安静，这就是坤的简。

乾坤的简易，就是独体。慎独，就是敬慎此独体。一觉已除，肯认真乐也都有这个简。（一觉，只是安住当下这一觉，没有任何安排造作；肯认也是肯认当下这真乐，不作他想。）

这个意，就是生意流行，就是乾健坤顺，就是简易独体。慎独，就是诚意，就是简易功夫。

4今以简易为名，而只草草便宜行事，何谬如之？先师一诗云“莫因简易成疏略”，盖为斯人发也。

当今之人，冒着简易的名号，只是草草应付生命中的事情，怎么方便怎么来，多么荒谬！心斋老师的一首诗里说“不要把简易做成了疏忽粗略”，就是为这种人所说的。

1. 诚意慎独功夫小结

诚意慎独功夫，诚意就是慎独。

本体只是一个，可以从本体生生不息的角度，说它是生意，可以从简易的角度说它是独体，可以从发窍于心则有主张的角度说它是主意，可以从发窍于心则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角度说他是良知。本体只是它，功夫但凡有一点点效果，也是它的成就。所以，当下的功夫，只是保持让这个本体如如呈现即可。

诚意慎独即是敬慎此本体，不作任何认为安排。

其实一觉已除的功夫里面必然有慎独，肯认真乐的功夫里必然也有慎独。只要是当下功夫，这个功夫做对了，都必然符合慎独。所以一觉已除、肯认真乐、诚意慎独，同谓之诚意功夫。

当下的诚意功夫，做得好坏，顺畅与否，也在于对意的体仁到不到位，这就是第一套功夫要做的。

见善体仁，是事后反思回味生生本体。反观辞气是事后体会自己的这个主意是不是从生意上发出的，通过这个过程来体味此本体。辨志立志也是辨的这个生意贯彻己身的感受对不对。辨志是辨志向是不是生意所发，立志是暂时感受一下志向从生意所发时是何种光景。

总而言之，第一套功夫就是体会这个意（宇宙大生意），这个独体（乾坤简易之体），这个身（万物一身），以及它们下贯到己身的感受。这是格物致知——格度体验以感受这个良知。

而诚意则是实实落落地，当下地安住于此本体上。

这两套功夫是淮南格物最基本的功夫，也是我们学习心斋的重中之重。这两套功夫，做到一定地步，则可进入第三套功夫——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

下一讲，我们来整体梳理心斋的淮南格物说的框架。下一讲就像一个桶箍，3到8讲这六讲就像六块木桶的板子，这个桶箍一箍，这个桶才算成形。我们始能对淮南格物功夫有一个整体的把握。